

高高的山上

李德复著



萌芽丛书

高高的山上

李德复著

萌芽編輯部 合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裝幀：何孔蔚

插圖：王維新

高高的山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028 字数 102,000 开本 787×1003 毫米 1/32 印张 6 3/8 插页 3

1965年9月上海第1版 1965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29000 (软精) 0001—1500 册

平装定价(3) 0.52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小說、散文十五篇，除《万紫千紅才是春》一篇是工业題材外，其余全是反映鄂西北山区的农业生活：有的通过一个人、一件事反映了山区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革命胸怀；有的反映了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如何治山、治水、治土，改造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斗争；有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人与人之間新的关系的确立，以及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作品生活气息較为浓郁，語言生动活泼。

編輯例言

《萌芽丛书》和《萌芽》月刊一样，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作为丛书，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那么《萌芽丛书》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萌芽丛书》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

《萌芽丛书》包括：

一、《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自一九六四年起，每年一次，从《萌芽》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分类编印成集。

二、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内容范围不限于《萌芽》上发表的作品。未发表过的作品或

长篇不在编选之列；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不再考虑列入这套丛书；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

本丛书由《萌芽》编辑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编辑。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由编辑部和作者协商编选。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数量不够的，我们先留下可用的作品，等待作者继续写出新作后，编选成集出版。

我们希望得到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使《萌芽丛书》能比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线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让大家看到无产阶级文艺新军欣欣向荣地成长。

《萌芽》编辑委员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一九六五年八月

目 次

高高的山上 ······ ······ ······ ······ ······	1
紅心一号 ······ ······ ······ ······ ······	26
胸懷 ······ ······ ······ ······ ······	36
一双明亮的眼睛 ······ ······ ······ ······ ······	48
貧協組長 ······ ······ ······ ······ ······	60
春風 ······ ······ ······ ······ ······	67
黃全福 ······ ······ ······ ······ ······	88
父親 ······ ······ ······ ······ ······	98
洪峰到来之前 ······ ······ ······ ······ ······	108
妇联主任 ······ ······ ······ ······ ······	117
威力 ······ ······ ······ ······ ······	139
“財政部长” ······ ······ ······ ······ ······	147
一个戴眼鏡的技術員 ······ ······ ······ ······ ······	161
誰是第一? ······ ······ ······ ······ ······	172
万紫千紅才是春 ······ ······ ······ ······ ······	176

高高的山上

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城郊紫阳湖畔的县委党校，显得异常安静。学员们有的在课堂里写自己的学习心得，有的在阅览室里翻阅新到的书报，有的在默默思考，准备明天的政治讨论……。

校园里，林荫道旁，种着两排绿墙似的冬青，冬青树外，是一片青悠平坦的草地。一个年约五十、头发斑白、脸膛黑红的老汉，穿着一套农村自织自染的青布衣裤，拿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一本自订的学习笔记，在宽敞的草地上漫步。这人叫余诚和，是山区龙头公社红跃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今年党校的第三批学员，到这里已经学习两个多月了。

在这两个多月中，他如饥如渴地联系多年的工作实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时，他边走边翻开手中的书本，看到自己用红笔打的重点：“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

必居其一。”他边看边想教員对这几句話的解釋。同时，也想起去冬今春，他与群众一道，和历年泛滥成灾的乌龙河搏斗，終於修起了两条长长的堤防，挡住了春天的桃花汛，又挡住了六月的山洪，使故乡夏季小麦获得了大丰收。这不是与自然界斗争么？或者把乌龙河制服，或者年年受它的灾害，二者也必居其一呵。一回忆修堤，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个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社員群众，他們不都是和乌龙河斗争的英雄么？他觉得，这种斗争精神應該永远在紅跃大队保持下去！應該多多培养这样的干部，这样的年輕人！正是因为有了充满着这种斗争精神的人，山区面貌才会不断改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班子，也正是應該交给这样的人接下去！

想着，党校的小通訊員突然气喘喘地奔进校园，尖声喊道：“余誠和同志！余誠和同志！”

老余連忙应道：“在这！在这！”

“校长叫你赶快回乡！”

“呵！”老余大吃一惊：“干啥呀？”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紅跃大队又碰到了一次三十年难得的特大洪水。根据区里来电，情况非常危急。县委已調去大批防汛器材，并电告党校，立即要正在学习的余誠和星夜赶回。余誠和就搭上运器材的汽车，连夜赶到了大队。

到达目的地，天已微明，只见黃浪滔天，江涛咆

哮，整个乌龙河，象一匹发怒的野兽；一个个盖天浪头，象一把把锋利的大刀，噠噠噠地直朝堤岸扑来……堤防在颤抖，土方在崩落，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了。

沿着堤岸，是苦战了三天三夜的密集的防汛大军，他们戴着斗笠，穿着蓑衣，有的在上土加高堤身，有的在打夯垒麻包，有的在编拴柳木作成的防浪木排，有的浸在堤外到处摸水漏……尽管已是紧张关头，但所有防汛社员，没有丝毫惊慌，一个个奋勇当先，与洪水战斗！

余诚和连走带跑地奔到用几片芦席搭成的防汛指挥部。离指挥部没多远，就听到里面在激烈地争论。他一步跨进门坎，屋里六、七个干部，先是一愣，然后一哄而上，围着老支书：“娘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你算回来了！”

生产大队长兼防汛指挥刘志富，两眼熬得通红，满身滚着黄泥，一下抓住余诚和的双手：“你要再不回，我真要急死啦……”

老余朝几个干部一打量：“你们在开战地会？”

刘志富说：“刚召开。”顿了顿，“你回来正好，作个决定吧！”接着说，“你是看到的，现在社员苦战了三天三夜，精神虽旺，可体力不支；大水早超过危险警戒线，上升到十点三七米，我们的堤防，只比洪水高半公尺；水呢？还在涨！涨！有的地方已崩方，有的地

方出現底漏……刚才气象台又打來電話：十点钟左右，还有一次更大的洪峰，到时，至少再涨半公尺……也就是说，过三个钟头，我們整个堤防都要浸在洪水里！”停了停，“我便把大伙找来商量，准备立刻撤退。这是……万不得已呀！要不，临陣慌乱，堤上几百劳力难保，堤后村里的妇女老少、集体的粮食牛马，一切一切，会全部被洪水卷走！……我也承认，洪水进来，我們要受一定的损失。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烧，将来水一退，还不是能重修堤防，重建家园！可有的同志……”

一个年轻汉子，霍地从窝棚一角站起，一下打断刘志富的讲话，声音洪亮地：“让我說几句！”余誠和朝他一望，只见此人身材高大，肩宽腰粗，上着黃軍装，下穿灰布褲，腰間扎了根軍用宽幅皮带，站在那里，象一尊铁塔似的。他是刘志富的弟弟刘志紅，从部队复員回来不久，担任大队的民兵連长。

他朝余誠和面前一靠，伸开一双粗大的手：“支书，我坚决反对我大哥的意见。我們当兵的有一句話：‘两軍打仗，不怕死的胜！’如今我們跟洪水的斗争，就跟与敌人拚刺刀一样，我們退一步，它就要进十步，我們只要一撤退，它就要占领阵地。在这最后关头，我主张寸步不让，水涨，堤也涨……只要渡过最危险的时刻，坚持最后一分钟，胜利就是我們的！”

“你这是冒险！”哥哥沉重地說。

“这不是冒险，是坚守阵地。”

“这不稳当。”

“只要相信自己，相信群众，稳当得很！”

“我們要对全村生命、财产负责！”

“只有守住，才是真正负责！”

两兄弟顶了一阵，窝棚里静下来了。老支书闪着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转业才回来的年轻人，然后在几尺见方的地点转来转去，几个干部在旁悄悄议论和争论着，可以看得出，他们当中有人赞成哥哥的主张，有人赞成弟弟，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都在等他一句话呵！只见他一下打住，猛抬头：“我同意志红的意见。现在，险是有险，可我们也要看到防险的有利条件：就是社员干了三天三夜，秩序很好，斗志还十分旺盛，大家都有与洪水决一死战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县里、区里，现在支援了大批器材，防险有雄厚的物资基础，大伙的干劲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求稳退守呢？还是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和洪水拚刺刀呢？我看要拚！指挥部要马上向大家提出：‘洪水涨一分，堤防涨一寸！’不战胜洪水，决不收兵！”说到这里，他把脸对着志红：“不过，志富的意见也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尽管应该努力争取最好的可能性，但是也要作最坏的打算。”转脸面对志富：“你就去为最坏的可能作准备，选三四个人，不要选强劳力，立

即回村，一面給堤上送竹划子来，以防万一破口，要保住全部守堤的人。再是回去組織妇女老少，迅速轉移。要在大洪峰到来前，全部完成轉移任务。”

志紅細細地听着，一面为自己的意见得到支持而高兴，觉得这样来，大堤是一定能保住了，一面又想，老支书真是老支书，分析得多在理，考虑得多全面呵，这样才能真正說服人，才能把工作作好！正在这时，一个社員匆匆跑进，說：“大队长呵，徐书记……快，西边破一个口子了！”老支书双眉一皺，当机立断：“志紅，你马上带人搶险，拚死要把口子堵住！志富，你就赶快回村，照我說的那么办！”他的声音刚落，志紅呼地跳了出去，除志富要回村执行轉移任务外，其他的人都向险处奔去！

果然，西边堤防已被洪水突破一个脚盆大的口子，渾黃的河水憋着一股猛劲，直往堤內灌……有几个社員见抵挡不住，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办好。志紅飞步赶上，抗起一麻包土，大声喝道：“同志們！跟我来！”

这几个社員一惊，一刹那象得到一股力量，一个个又抗起百十斤的麻包，随着志紅，向即将崩潰的堤防跑去。

“下麻包！”

“嗵”地一声，志紅的麻包緊貼险处，沉入水中。

“嗵，嗵，嗵……”紧接着二、三十个麻包，在同一

个地点沉入大水。

“下竹籠！”老支书把自己抗的竹籠一甩，二、三十个装着石块的竹籠，又一古脑滚入惊涛骇浪中。

志紅一家伙抗起两根大圓木，朝丢麻袋、竹籠的前方一插，吼道：“大勇！”

“有！”

“大錘！”

一个彪形大汉抗起一柄十来斤的大鐵錘，一跃而上。

“給我下桩！”

“嗨嗨，嗨嗨，嗨嗨嗨！”

两根大圓木，頓時插入堤外，护住刚丢下去的麻袋、竹籠，再急的流水也难以冲走了。由于堤外丢了一层障碍物，突破的口子，水势漸弱；可在这时，几个冲天黃浪，一溜滾地向这个薄弱环节扑来，刚刚稳定的形势，眼看又会突变。志紅一頓脚，心想：“拚刺刀的时候到了！”毫不犹豫地“扑”地一声跳入水中。

五十岁的老支书厉声吼道：“同志們，跟志紅断浪头去！”轉身跳入河中。

“嗵……嗵、嗵……”几十个健壯小伙子，同时跃入大河。

在冒水崩土的堤外，面对大自然的敌人，老支书、刘志紅和社員，一个个紧紧地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马上排起了三层人墙，凶猛的大浪砍在他們的脸

上，砍到他們的胸脯上……人冷得牙齿打颤，但他們心里藏着一团火，象釘子釘在那里，誰也沒退后一步。洪水被他們的肉体挡住了，被他們的奋战精神挡住了，打开的口子終于脫了险，一滴水也流不进来了。

經過一天一夜的奋力苦战，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险，凶猛的洪水被迫慢慢撤退了。站在洪水撤退后的大堤上，回忆几天的战斗，老支书真是感慨万千呵！他自然而然想起在党校学习的理論：可不是，“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这次，誰是打虎英雄呢？在他的心田中，第一个蹦出来的是刘志紅。一想起他，老支书总是带着深厚的感情，輕輕地对自个說：“这娃儿，真是个战士、闖将！是块好材料、好苗子咧！”但觉得年輕人还不够成熟，今后要加強培养。至于志紅的哥哥、大队长志富，是与支书共事多年的老干部了。他虽然老练、精干、負責，但这几年越来越求稳，缺乏他弟弟从解放军带回来的那种敢拚、敢闖、敢干的劲头！实际上是滋长了右傾保守思想，要不让他轉过这个弯子，今后怎能繼續革命、不断跃进呢？

就在洪水退尽的那天晚上，老支书有意地約志富在堤上漫步。他先談了談自己在防汛中的体会，然后溫和地問：“伙計，你老弟的意见咋样？”

“他大胆，有狠！”志富照实說：“这样干，不光保护了村子，秋播几百亩庄稼也沒受到损失。”

“你就沒这号胆子，这号狠气？”

“我呀，”志富笑了笑：“总觉得这有点险，有点悬呢！万事还是稳点把子好。”

“是不是认为这次挡住洪峰有点侥幸？”

“看咋法讲？老实說，那几日我可真担心，天天出冷汗！”

思想的弯子不是一下扭得过呵，支书說：“伙計，要学到不出冷汗罗……”

“到时候再看吧！”

二

紅跃大队在沒有修这个长堤以前，由于年年洪水为害，农业生产的粮食一直不能自給，每年国家至少要供应他們三个月的口粮。自从修了堤，又經受几次暴洪的考驗，堤防加高加固了，堤內的庄稼全部保收了；一九五八年以后，就再不要国家的粮食，取下了供应队的落后帽子。

一沒有水灾，大队便騰出一大批劳动力，充分利用山区的特点，大搞多种經營。在这方面，刘志富是个內行，經他提出計劃，大家討論通过：在背阳的高山种黃連，杂木小山烧木炭，生产細竹的地点編篾器，花柳树厚的野坡砍銀耳，土产的龙須草織蓑衣、

編草鞋……这样一来，农业巩固，副业发展，每年能为国家生产大批土特产品，收入也就逐渐增长，社員生活也一年比一年富裕了。可是到一九六二年，当这个大队的多种經營正搞得火紅的时候，平静幸福的生活，又跃起了一个巨浪！

这年，夏收夏播后，趁农事活路稍微空闲，刘志富带着几个社員，用拉车拖着自产的药材，給县医药公司送货。四天之后，他們从城里回来，拉到大队附近的摩天岭，已近黄昏。这时，他們虽然很累，但看到山上用自己双手种植的药材、桐树、漆树、果木……一片悠綠，好不兴旺；特別是山下石墙般的堤防，紧匝着滾滾河水，通过支渠，哺育着两岸的庄稼，心里不胜愉快！由于河道被人們管住，河水再不能乱流二十四，河堤內显现出一望几十里的河滩。滩上，是一片白花花的鵝卵石。几支山鷹，在鵝石滩上飞翔着，有时，一闪翅膀，俯冲下去，然后又倒剪铁翅，迎风而上！刘志富在山顶歇了一会，就領着大家朝下走。走到半山腰，忽见几条大汉，在滩上挑鵝卵石。河滩离山脚約有半里，这几个人就一担又一担地不怕費力地把鵝卵石运到山脚下。志富感到奇怪：他們是誰？干啥名堂？有力气不去务田，不去挖药材……真是！待他下得山来，走攏去一看，嘻！領头的一个是他的弟弟、民兵連长刘志紅！后面是防汛掌大锤的民兵李大勇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